



以火把的名义

何刚

三十多年前，读师专的时候，一个姓李的女同学，在实习的乡村学校课堂上，讲陆定一的《老山界》，她做了一支火把，在那个四面漏风的教室里点燃，学生很兴奋，火把熄灭之后，她指着黑板上的登山图、瑶民家、竹林、山腰，同志们在竹林砍竹子和夜晚点燃的火把，真象地讲伏笔和照应，还见缝插针引导学生说——“燃烧的火把，舔着夜的底色，发出光亮，照耀战士们前进，我们也要在心中有一支火把，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

她讲课的这个场景我一直记得，也在每年的火把节总要想起来。

我生长在坝区，对于火把鲜有记忆，但对于火把节却早已深刻心底。第一次过火把节，是在蟠猫乡。那一年，我

们编撰牟定电业史书，去供电所采访。先是感觉街上很热闹，很多彝族群众穿着花衣裳，穿着黑色或者蓝色的马褂，大人孩子甚至赶着的驴骡也似乎带着欢乐和喜气。供电所的人说，今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四，过火把节。工作结束后，所里杀羊，剥羊肝生，干部职工、赶节的亲戚朋友，三四桌人喝酒吃饭，很热闹，饭后在院子里点了一堆篝火，有人拉响二胡，有人弹起弦子，很快就聚集了百十人的圈子，伴着高亢的左脚调，大家跳起欢快的左脚舞。我们出去街上转，窄窄的乡街子，只要有空地，这里一圈那里一圈，都是跳舞的人群。

这是一个兴奋的夜晚，我伴着弦声入睡。第二天晚上，在大古岩村一个高中同学家吃汤圆煮米酒，学着哼唱“汤圆那个煮米酒，又甜又爽口”的热烈酒歌，也听他

们讲火把节。起源是一个少年英雄带领乡亲用火把烧死一个恶魔，以节日纪念，表达祈福安康愿望；说祭火时的神火是击石取火，几个年轻人就笑，他们拿出三五牌汽油打火机，啪嗒打出火苗，说哪个还用打火镰，哪个还可以钻木取火。我插不进嘴，就想象着大人小孩举着火把，在铜锣声伴奏下，噹噹地叫着喊着，串田埂走村过户，祈福避灾。我的想象被同学八十岁的老父亲打断，他拿出一个用一块黑布包裹的很陈旧的东西给我们看，说是火镰。像李连的斧子，只是把子装在斧面上，斧面或者说斧锋是一块冷森森的钢铁，还有一块火石，在他的讲述里，手提着火镰，快速地撞击火石，比如干青苔、艾叶，包裹着的火石，火星四溅，点燃火草。可惜没有火草，我没有见识过“天火”。老人说，彝家山寨大多地处偏僻，在过去，六月二十四的祭火，是一年最为重要的活动。那一年，我写了一篇《在蟠猫赶节街》的文章。

没过几年，火把节突然地就在生活里出现。

因为火把节，楚雄得了个“中国火城”的美誉。彝族尚火，火把节也一年比一年热闹。最热闹应该是前年，人多

车多，盛况空前，像整个楚雄州的人都挤进楚雄城，更像半个云南在楚雄。今年的热闹不同往常，“村超”开赛，像是为火把节热身和铺垫。一大群人的饭桌上，几个女的放下碗筷，捧着手机叽叽喳喳，讨论双柏的绿孔雀，武定的腊火腿，猜测牟定山茶花代表队背篓里背了什么。末了接二连三感慨，哎呦，这个火把节年年有新花样，年年出彩，年年让人满怀期待，水平越来越高。

牟定蟠猫以外，虽然鲜有规模气候的火把节活动，但也似乎沾着了节气。左脚歌舞就不说了，化湖广场、茅州古镇跳舞的人多起来，也说不清从哪年开始，过火把节成了亲朋好友聚会的一个由头——“今天过节，过来家里吃饭！”最为有趣的是一件乡村往事。村里四五家人聚在一起过火把节，几个年轻女子喝了酒，就闹嚷着要到河埂（离着一公里，已开发成滨河公园）去跳舞，安排人去为音箱充电，约好弹弦子拉二胡的人，还去劈柴做了三支火把，又去找来一小袋香灰，穿上花衣裳，闹嚷嚷地举着火把出门。走过村道，有老人问：“你们要去整什么？送鬼咯？”“是呢！”一路嘻嘻哈哈。撒一把香灰，刺啦啦作响，喷出一串串浓密火星。“小寨，火把么好好地举着嘛！”“老表，烘死了，火星烙人疼呢！”嬉笑随风飘落。几个老人跟着去玩，

好几天了还唏嘘感叹，我们年轻时候咋就没有赶着这样的好日子，哎呀呀！

有一年，我在宾川，六月二十四日在县城看见一大群穿着白衣服装的人围着篝火跳白族舞蹈，这才知道大理白族、丽江纳西族都过火把节，也有用火把战胜暴君的起源传说。

又有一年，我一边用手机听书一边爬山找野生菌，一个坡坎上，感觉脚下踩着了什么，低头一看，白花花一大片鸡枞，只是觉得小了一大截，连忙手机拍照问一个朋友。他很夸张地说：“哇，这是小火鸡！”哦，是小款的火把鸡枞。我用了个把小时，拔完总共一百零七朵，装了满满一篮，看见的人都要低头瞧，都忍不住赞叹一声：“运气真好！”我自然高兴了好几天。也在那个时候，开始关注与火把有关的事物。火把梨、火把果、火把花，算不得多。今天，又用豆包壳，找到武定县有一个火把村和一座火把山，省外也有类似的村庄。

也在今天，一个师专时的同学打来电话，说约几个同学火把节在楚雄聚会一次，说女的都退了，我们男的也只有二三年了。我赶忙问起姓李的女同学，她说已经退休，这几天正在畅游新疆。退休前已是多年的正高级职称，妥妥的一名名师。挂断电话，眼前浮现她教授《老山界》点燃一支火把的情景。恍惚如昨。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大刀舞

普良武

古彝人的脸，黑白横竖
不知谁是谁，真真假假
都在拼命，眼神闪烁间
亮出刀光剑影
跳跃、躲闪或飞翔
罡英婆的烈火燃烧
孤军奋战
眼观四面耳听八方
把疾苦带走，使灾难远离
为和平、幸福、自由而挺身
果敢智慧的彝家儿女
不得不跳起美妙的大刀舞
传承一个美丽、祥和的故事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沁园春·曲靖三元宫 长征纪念馆

萧晶文

七彩云南，沃土曲靖，铭记长征。
宫里商大是，续篇遵义，金沙抢渡，北上英明。雕塑沙盘，伟人蜡像，轻步瞻观心湃澎。红飘带，读滇东往事，园里情深。

红军引路擎灯，燃无数、燎原之火星。见会泽城区，扩红潮涨；宣威激战，兵铺豪英。漫卷红旗，洮源大地，风劲扬帆写大成。新时代，赓续长征路，代代人人。

（作者单位系曲靖市委组织部）

小院里的石榴树

张培亮

春天，风轻柔地吹拂
石榴树伸出绿袖子
在南墙悄悄地踮脚张望
为院子增添几抹景色

阳光在叶隙间穿针引线
红色的花骨朵镶嵌在绿枝中
青果是紧握的小拳头
慢慢膨胀成一个个胖娃娃

秋风把季节的秘密
轻轻地送到胖娃娃的肚子里
石榴们突然咧嘴大笑
露出满口晶莹的红宝石

外婆说，九月就能尝鲜
我天天仰着头数日子
看晨露滴在屋檐下的瓷碗里
看石榴的颜色从青色变成红色

终于，等到竹竿的叩问
酸甜的汁水藏满衣裳
树下馋嘴的雀鸟也开始磨牙
晚霞中，一树红灯笼愈发光亮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大观河畔

楚小韩

有必要去畅想未来
甚至，勾勒一些愿景
让我们之间的爱，变得
更加地丰满，更加有活力
比如说，我们应该有一次
鼓浪屿之旅。在那儿，留下
浪漫而唯美的真实记忆
我们还应该有一个孩子
让我们之间的爱，得以延续
甚至，连孩子的名字
你都想好了？……多年以后
你会随我回到乡下。在景东
在花山，在坡头，在那个
叫文壮村的村庄，相依相伴
共度余生——

无疑，你想象中的这些
画面，非得用“幸福”
这样的字眼，来安放不可
当你说到这些，我小小的心脏
如针尖上的蜂蜜，因甜蜜
不禁战栗不已。大观河里的闲鱼
也争先恐后，跃出水面
抖落水花阵阵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

与一棵桃树 并肩而坐

杨凤金

有一回与一棵桃树并肩而坐
她梢头有鸟儿在叫，枝梢
有风掠过。我们似一对久别
重逢的老情人，默默对视
许多的话都成了一簇簇的花
满满地沁入心脾
我与她多熟悉的场景啊
并肩坐下，静听对方的心跳
不真实的夕阳里，我像一个失眠者
一个失眠者
一个失眠者

只感觉，借半个臂膀靠靠
让我感觉，自己真是一个好情人
（作者单位系马关县红十字会）

相约巍山火把节

张世杰

盛夏时节的巍山，翠绿盎然的山峦在阳光下更显勃勃生机，历史文化名村东莲花的美誉正跨越重洋，远播四海；而历史文化名城巍山，则洋溢着如火般的热情与无限活力；巍宝山，正如茁壮成长的少年，蓬勃发展，朝气蓬勃。千年的汤池，那栩栩如生的洗澡堂，正焕发着新的生命力……在此背景下，巍山盛夏文化节（火把节）的视觉盛宴与心灵之旅开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旅行，更是穿越时空的深度文化探索。

活动期间，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文化体验活动将逐一上演，能让每位访客都能深切触摸到巍山历史的跳动脉搏，感受那份经年累月、愈发醇厚的文化韵味。在东莲花村，巍山传统扎染、瓦猫，巍山古城生态和谐街宴，游客都将有机会亲身体验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亲手触摸那些被岁月雕琢的老物件，聆听匠人细述每件作品背后的动人故事。当夜幕降临，篝火晚会诚邀您的加入，火光映照下的笑脸，音乐与舞蹈交织出夏夜最美的篇章，让您在欢声笑语中忘却尘世烦恼，沉浸于宁静与欢乐之中。

边城味：三七焖鸡

杨天国

南国边城的夜，是被月光漫软的。皎月淌过连绵山影，漫过龙半坡与石丫口的碉楼。把银辉洒在那片三七棚上，三七的甜香，正随着晚风悠悠上浮。

蟋蟀在田埂上哼着旧调，山溪踩着碎步淌过石头，偶有夜鸟扑棱棱掠过梢梢，带落半片月的影子。这就是大关，我生长的边城。它的味道，藏在碉楼的石缝里，浸在三七的根须中，更炖在阿妈炖的那锅鸡窝里。

跑遍南北后才懂，家乡从不是地图上的名字。它是老柳承接晨光的柔软，是炊烟缠着暮色的温吞，是三七焖鸡掀开锅盖时，那股能漫过岁月的香气——苦里带甘，像极了边城的日子，也像极了我走再远，都挣不开的牵挂。

小时候的家，在挨着越南的小村庄里。那里的土地暖得很，四季都在冒吃食，可最勾人的，还是那锅三七焖鸡。寒暑假的归途上，脚步总被心里的念想催着：快些，再快些。阿妈该在灶房里炖着鸡了，梁上的三七在等火候呢。

“文山三七金不换，我和这宝贝是有缘分的。爷爷搭三七棚时，我总蹲在旁边看竹片如何遮出半阴的凉；奶奶刨三七根时，会教我认紫红根茎上的细纹——“这是土地写给咱的信”。那些沾着泥的三七，洗净了吊在灶房梁上，风一吹，药香混着柴火气，成了童年最安稳的背景音。

那时的三七地像片藏着秘密的绿海。我常蹲在棚下数复叶的瓣数，看七毛瓢虫沿着嫩绿的茎秆散步。采挖最叫人欢喜，爷爷的小锄头轻轻刨开泥土，紫红色的根茎便带着土腥气探出头，像一群胖娃娃挤在土里。奶奶会挑出最饱满的，剪去须根晾在竹筛上，吊在灶梁上说：“存着给娃补身子”。

三七焖鸡的香，是划进骨头的乡愁。阿妈做这菜从不用速成鸡，必得是自家养的土鸡。现杀现剁，温火焯去血沫，倒进陶土砂锅。灶膛里松枝柴烧得

正好，火苗不大不小，汤在锅里“咕嘟咕嘟”轻涌。这时阿妈才取下梁上的三七，清水泡软了切成薄片，连带着拍碎的生姜、几颗红枣丢进锅。“急不得”，她添柴时总说，“三七性温，得慢慢炖才出味儿，就像咱边城的日子，不慌不忙才踏实。”热气从锅盖缝里钻出来，混着鸡肉的醇厚与三七的微苦，在灶房里绕来绕去。我总忍不住掀盖看，阿妈就笑着拍我的手：“馋猫，再炖半个时辰，等你爸从地里回来正好啊。”

夕阳把西山染成金红时，阿爸扛着锄头进门，砂锅里的汤已熬成琥珀色。粗瓷碗盛起一碗，鸡肉酥烂得一抿就脱骨，三七的药香钻进肉缝，苦里裹着回甘，暖意从喉咙淌到心里。阿爸会就着汤喝两杯苞谷酒，说这是“地里的力气”，锅里的补药，日子就该这么热乎”。

后来离了家乡，城里饭馆也吃过三七焖鸡。饲料鸡配机器切片，高压锅炖得快，香气冲得很，却没有松柴慢炖的烟火气，更没有阿妈添柴的唠叨、阿爸喝酒的满足。每次尝过，心里反倒更空落，像站在异乡街头看见月亮，却不是家乡那轮。

去年清明回去，老屋的三七地还在，可爷爷奶奶却再不能教我认三七苗了，还有阿爸也不在人世了。阿妈头发白了不少，仍要给我做三七焖鸡。她踩着小板凳取灶梁上的三七，手抖得厉害，切片时刀总晃。我想接过来，她却不让：“让妈再给你做一次，下次回来还不知道能不能动呢。”

砂锅里的汤依旧“咕嘟”响，香气漫出灶房飘到院子。烟锅里的火星明灭，像极了龙半坡碉楼上的星光。那一刻忽然懂了，所谓乡愁，不过是老屋的炊烟、砂锅里的汤、亲人递来的热饭，是无论走多远，总有个味道在等你回家。

如今身在异乡，每当月亮升起，总会想起边城的夜空，想起碉楼下的庄稼地，想起那锅三七焖鸡，和已经年迈的阿妈。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故乡的火把节

马晓琼

高中毕业的夏天，阿普（爷爷）用枯枝般的手攥紧松枝，为我扎了一支照亮前程的火把，并用格桑花点缀其上。当火星戴上手背，灼痛不断蔓延开时，我并不知道，这微小的伤痕将成为多年后我的乡愁里最深的烙印。

在故乡滇西高原上，火把节是彝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古老传统节日，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至今已传承了2000多年。关于火把节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书中提到“六月廿四日通夕以高竿缚火炬照明”。

火把节的由来有多种说法，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传说。

纳西族的传说中，火把是欺骗天神幌子；在古老彝人的歌声里，火把烧

尽了英雄阿提拉八最后的敌人，彝族英雄支格阿龙驯服了日月，让人间风调雨顺；而白族的火把节则是为了纪念慈善夫人。慈善夫人为黎民百姓闭城死节，滇人为此在这天燃炬吊唁，逐渐形成了火把节。虽然各民族关于火把节的传说各异，但总体都与火能驱邪避灾、祈求丰收，以及纪念英雄人物、传承民族精神等相关，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每年火把节，都是家乡最热闹的日子，远在他乡游子会回到母亲身边，和家人一起欢度火把节。火把节为期三天到七天，在这个全民狂欢的日子里，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架起大大小小火把，城市的广场上更是架起巨型大火把，还有专门为小孩子扎成的迷你火把。

火把节的重头戏安排在火把节当

在群山之间

杨海波

五月的风吹过哀牢山一隅，暖而不燥。车子在曲折的山路上前行，窗外的风景不断切换，连绵的群山时而清晰，时而若隐若现。而我就像一个路过群山的遗孀，羡慕山风的自由，以及高山从不动摇的姿态。

在一个僻静的山坡上，那户人家就这样出现在我眼前。没有人门，穿过院坝就看见了那位老人。她坐在轮椅上，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浑浊的双眼在看到我们的那一刻，瞬间泛起了泪花。她试图站起来迎接我们，但看得出来这对于她来说，需要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终于，她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我们很快过去搀着她，她用嘶哑的声音尽量大声地呼喊家人，告知家人有客人来了。

过了一会儿，老人的丈夫和儿子从附近站起来迎我们，但看得出来这对于他们来说，需要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终于，他们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我们很快过去搀着她，她用嘶哑的声音尽量大声地呼喊家人，告知家人有客人来了。过了一会儿，老人的丈夫和儿子从附近站起来迎我们，但看得出来这对于他们来说，需要经过一番艰难的努力。终于，他们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我们很快过去搀着她，她用嘶哑的声音尽量大声地呼喊家人，告知家人有客人来了。

动作都那么轻柔，那么耐心。我的领导握着老人的双手，鼓励她好好生活。又经过一段曲折的山路后，我们来到了另一个村子，望着空荡荡的村子，我内心满是感慨。乡村里已经难以看到年轻人的身影，只剩下老人、孩子、一些妇女守着这片故土。他们是否向往外面的世界呢？又是故土一辈子的安于这片生养他们的地方呢？对于他们和这里，我们不过是彼此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来了又走，留下的或许只是短暂的温暖。

我们还顺路去探访了“东华六家人”。首站是“野趣人家”，那里的一草一木似乎都有一种野趣，一棵古老的榕树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历经多年的风雨依然活得像一座高山般挺拔，但凡有些年岁的树木在我看来是有灵性的。接着，河谷地带的“空中人家”“热谷人家”“水岸人家”“峡谷人家”——展现在我们眼前，每一处都有着独特的魅力。最让我心动的当数“空中人家”。两间小房子分别镶嵌在两棵高大的攀枝花树上。据说，这是依照傣族的竹楼建盖的，是为了纪念最先搬迁到这里居住的傣族祖先。那两棵攀枝花树，看上去饱经沧桑，却依然枝繁叶茂。在我眼中，它们就像

（作者系云南省作协会员）